

# 衛道勇士林琴南(下)

袁宙宗

## 陳獨秀新青年雜誌

民國四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於九月十五日出版第一期，創刊詞說：

「國勢陵夷，道衰學弊，後來責任，端在青年。本誌之作，蓋欲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該雜誌內容包括：政治、思想、戲劇、小說、傳記、文藝思潮、青年婦女問題、國內外大事述評、世界說苑和通信等。

民國五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陳獨秀為文科學長（猶今文學院長）。陳去北京後，改「青年雜誌」為「新青年」，於九月出版第二卷一號，爾後每月一日出版。民國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第六卷一號時，由陳獨秀、錢玄同、胡適、高一涵、李大釗、沈尹默六人輪流主編。據洪煥春「五四時期的中國革命運動」則謂自民國七年起，該刊由陳獨秀、胡適、李大釗、沈尹默、錢玄同、劉復六人輪流編輯。易高一涵為劉復，未知孰是。

（一）新青年創辦意旨 據陳獨秀「敬告青年」所說：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陳獨秀認為當時迫切任務是在創造理想的新青年，而不主張開始就談政治。他在「答王庸工氏關於國體問題」中說：

「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誌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國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覺悟，直無非難政府之理由。年來政象所趨，無一非遵守中國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國粹而受非難，難為其為政府矣……」（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

陳獨秀雖如此說，但事實並不如此，他的新青年既要大談政治，攻訐北洋政府，也要摧毀中華文化，代之以「全盤西化」，破壞孔教。

（二）新青年的影響力 新青年出版以後曾經「轟動一時」，原因是參與該雜誌的人物和執筆者，大都是知名度很高，有學問、有思想，對一般青年有巨大影響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都是學貫中西，馳名遐邇的人物。

就語文和文學方面來說，除以上所舉六位編輯外，他如蘇曼殊、周樹人（魯迅）、周作人、

蔡元培、吳稚暉、羅家倫、傅斯年、嚴復、沈玄廬、沈雁冰、鄭振鐸、易白沙、成舍我、袁振英、章士釗、張厚載、歐陽予倩、薛琪瑛、陳瑗等人都參與寫作。尤其陳獨秀居於領導地位，他的文章，都是青年所追求之知識，文字頗具煽動性。他曾說：

「我國青年雖然蟄伏研求之時，然不可不放眼以觀世界。本誌於各國事情，學術思潮盡心灌輸……」（青年雜誌發刊詞）

（三）新青年所討論的三大問題 新青年時期因參與分子趨於複雜，所討論的問題走向極端；陳獨秀本人過於主觀和偏激，所以和青年雜誌時期性質也就改變了。他們所討論的包括了孔教、文學革新、教育改良等問題。茲就陳獨秀對孔教和文學問題的主張略述如後。

孔教問題 陳獨秀口雖說不談政治，事實上他一意要輸入西洋文化，摧毀「先王之教」，破壞國粹——行之已久的孔教。他說：

「吾人倘以為中國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組織吾之國家，支配吾之社會，使適於今日競爭世界之生存，則不徒共和憲法為可廢，……及一切

新政治、新教育，無一非多事，且無一非謬誤；求適應今世之生存，則根本問題，不可不首先輸入西洋式社會國家之基礎，所謂平等人權之新信仰。對於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猛勇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憲法與孔教」，民國五年十一月一日新青年，二卷三號）

陳獨秀和附和他的一班人由於孔教問題，而涉及到禮教問題、倫常問題、女子解放問題、貞操問題、婚姻問題等。

當時有傅桂馨，見陳獨秀破壞舊道德，放言高論，寫信給陳獨秀抗議說：

「孔子之教義，雖多不適合於今日之時勢，然其消極道德之信條，如禮、義、廉、恥等，頗足以針砭今日之頹俗，吾人固當拳拳服膺，並以此自勵勵人者也。」

陳獨秀駁之曰：

「鄙意若以孔子教義挽救世風澆漓，振作社會之道德，未免南轅北轍也。儒者作偽干祿，實為吾華民德墮落之源泉。宗法社會之奴隸道德，病在分別尊卑，課卑者以片面之義務，於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長虐幼，社會之種種不道德，種種之罪惡，施之者以為當然之權利，受之者皆服從於奴隸道德下而莫之敢違。弱者多銜怨以沒世，強者則激而倒行逆施矣。以此種道德，支配今日之社會，維繫今日之人心，欲其不澆漓墮落也，是揚湯止沸耳，豈但南轅北轍而已哉？」（「復辟與尊孔」，民國六年八月一日，新青年三卷六號）

批孔之論，早見於易白沙和吳虞等人。易白沙在青年雜誌一卷六號發表「孔子平議上」，至新青年二卷一號又發表「孔子平議下」，他以為：孔子尊重君權，漫無限制，易演成獨夫專制之弊；孔子講學不許問難，易演成思想專制之弊；孔子甚少絕對主張，易為人所藉口；孔子只重作官，不重謀食，易入民賊牢籠。

反孔言論最積極的是吳虞。虞字又陵，四川新繁人，光緒三十二年（丙午）留學東京。他生性怪誕，發揮王充、李卓吾之說，反對孔子。章士釗創辦「甲寅週刊」，曾載吳文，陳獨秀之新青年，亦多刊載吳文。吳之「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說：

「詳考孔子之學說，既認孝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為起點，所以『教』字從孝。凡人未仕在家，則以事親為孝；出仕在朝，則以事君為孝。能事親、事君，乃可謂之為能立身，然後可以揚名於世。由事父推之事君，事長皆能忠順，則既可揚名，又可保持祿位，居家能孝，則可由無祿位而為官。然孝敬忠順之事，皆利於尊貴長上，而不利於卑賤，雖獎之以名譽，誘之以祿位，而對於尊貴長上，終不免有極不平等之感。」（新青年，二卷六號）

他又在「讀荀子書後」說：

「孔學之流傳於後世，荀卿之力居多，孔教之遺禍於後世，亦荀卿之罪為大……君主既握政教之權，復兼家長之責，作之君，作之師，且作民父母，於是家庭制度與君主政權，遂相依附而不可離。儒教徒之推崇君主，直駕父母而上之，

故儒家易為君主所憑藉而利用。」（新青年，三卷一號）

他在「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中說：

「孔子誅少正卯，使門人三盈三虛，是濫殺異己；主張『與其使民誦下也，寧使民誦上』是湛利祿而諂佞；先食黍而後食桃，是紕漏。這些事實，給他的讀者們以這暗示。似那樣的人，怎配為百世師，怎能尊為至聖先師？」（新青年，三卷四號）

他又在他所著「吳虞文錄」中發表有「吃人與禮教」一文，說是：禮教的提倡者，多是吃人的人，如齊桓公吃易牙兒子的肉，如漢高祖的「分我一杯羹」（吃父親的肉），如臧洪殺妾以食兵將，張巡殺妾。他說：

「孔二先生的禮講到極點，就非殺人不成功，真是慘酷極了，一部歷史裏面，講道德說仁義的人，時機一到，他就直接間接的都會吃起人肉來了。」

### 胡適吳虞與陳獨秀

「吳虞文錄」到民國十年出版，請胡適為他作序，六月十六日，胡適的「吳虞文錄序」對吳虞大加讚揚，說他是「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英雄」，並說：

「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着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搗碎，燒去。」

陳獨秀、易白沙、吳虞，都是一些言論偏激、攻乎異端的人物，但却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鼓

動着青年。原因是民初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都給他們有所假借。陳獨秀在「復辟與尊孔」中說：「孔教與共和，乃絕對兩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此義愚屢言之，張（勳）、康（有爲）亦知之，故其提倡孔教，必培共和，亦猶愚之信仰共和必排孔教，蓋以孔子之道治國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所以擁護共和，支持革命的年輕人，都受他們的蠱惑，以為孔教不適合於共和，而由孔教所產生的禮教自然也不合理，於是一連串的道德問題、倫理問題、家庭問題、夫妻問題、貞操問題，都相對發生了；為解除舊禮教的束縛而必須反孔。所以衛道者斥責陳獨秀是「洪水猛獸」「覆孔、孟，剷倫常」的兇手，主張「百行淫為首，萬惡孝居先」的罪人，而起了一番爭戰。關於陳獨秀的一切可參閱「中外雜誌」第二十七卷第六期拙著「陳獨秀失足恨」（民國六十九年六月號）。

**文學革新運動** 亦稱文學革命，開始於民國五年下半年，首先發動者為胡適和陳獨秀。十月，胡適自美給陳獨秀信提出八事：「年來思慮觀察所得，以為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着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白話作詩詞）。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七曰，不摹倣古人，語須有個我在。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新青年二卷二號）  
該信發表後，引起不同反應，北京大學教授

錢玄同即提出不同意見。在同期的新青年上，陳獨秀也發表了「文學革命論」，其大意：「孔教問題，方喧嚷於中國，此倫理道德革命之先聲也。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革命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民國六年二月一日，新青年二卷六號）

由胡、陳兩篇文字的發佈，文學革新運動遂以展開，參與此運動者最初以北京大學為本營，以該校師生為骨幹。由文學革命問題所引起的有國語統一問題、漢語拉丁化問題、戲劇改良問題。北京大學的教授如錢玄同、沈尹默、朱希祖、劉半農、周作人、周樹人（魯迅）、李大釗和他們（陳獨秀、胡適）呼應，後來胡適亦從美回北大任教，更增加聲勢。北大的學生如羅家倫、傅斯年等也起而和之，他們的影響力漸漸增大。早在民國六年四月九日，胡適自美「寄陳獨秀」信中說：

「奉讀大著『文學革命論』，快慰無似，足下所主張之三大主義，適均極贊同……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

討論甚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絕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五十三頁）接着陳獨秀「答胡適之」信說：

「改良文學之聲，已起於國中，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義，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展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五十六頁）因陳獨秀過分主觀，認為「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同情他們主張者聲勢逐漸增大，反對者也不少，不過都遠不及革新派勢力之大。林紓也曾發表了一篇「論古文之不當廢」提出：「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

被胡適批評說：「『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讀他人之文，得其聲調口吻，讀之爛熟，久之亦能效，却實不明其所以然。」（見「寄陳獨秀」）。

### 離開北大奮起衛道

陳獨秀和胡適所掀起的新文學運動，也可說是白話文運動，到後來，陳獨秀把這個運動轉變到另一方面去，把倫理道德、政治革命、文學革命合成一大運動。着手摧毀北洋政府的根本，摧毀數千年的先王之教，一方面輸入西洋文化，一

方面破壞國粹和反孔教，所以引起各方的批評和  
不滿。可是陳獨秀却自以為是，並不認輸，他在  
新青年雜誌不斷的反駁，並且由錢玄同化名王敬  
軒給新青年編者一封信，集合古文的擁護者觀點  
，指斥新文學。據鄭振鐸說：

「他們爲什麼要演這一齣苦肉計呢？從他們  
打起了文學革命的大旗以來，始終不曾遇到過一  
個有力的敵人。他們目『桐城爲謬種，選學爲妖  
孽』，而所謂『桐城，選學』也者，却始終置之  
不理。」（新文學大系爭論集，導言）

錢玄同的信發表於民國七年三月新青年四卷  
三號。在同一號中，由劉復（半農）代表執筆「  
復王敬軒書」，對王敬軒所說，逐一駁斥，最後  
還瀟灑說：「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舊學上，功  
夫還缺一點，倘能用上十年功，等新青年出版到  
二十四卷的時候，再寫信來與記者談談，記者一  
定刮目相看。否則記者等就要把『不學無術，頑  
固胡鬧』八個字送給先生，生爲考語，死作墓銘  
……」

此文一出，引起多少不平，有化名「崇拜王  
敬軒者」致書陳獨秀說：

「先生之崇論宏議，鄙人極爲佩服，貴誌記  
者對王君議論，肆口侮罵，自由討論學理，固應  
由是乎？……」（七年新青年四卷六號）

陳獨秀則反駁說：「妄人尙復閉眼胡說，則  
唯有痛罵之一法……是非不明，真理隱晦，是曰  
『學愚』。『學愚』者，真理之賊也。」（新青  
年四卷六號）

陳獨秀不稍假詞色，反亦破口大罵。汪懋祖

心有不平，致新青年雜誌「讀新青年」云：

「兩黨討論是非，各有其所持之理由，不務  
以真理爭勝，而徒相目以『妖』，則是滔滔者妖  
滿國中也，豈特如尊論所云桐城派之爲妖於文界  
哉？」

「孔學偏狹之處，吾人厭其病且久。韓愈闢  
佛至欲以書廬居，貴報斥其謬妄，宜也。不料獨  
秀先生答錢君書（見新青年三卷四號）亦有『焚  
十三經燬孔廟』之說，知十三經之不適於共和，  
不讀可也；以孔子爲不足尊崇，不祀可也；焚經  
燬廟，果有裨益於思想之革新耶？……貴報方事  
革新而大闢揚之；開卷一讀，乃如村嫗潑罵，似  
不容人以討論者，其何以折服人心？」（新青年  
五卷一號，七年七月版）

又有戴主一「駁王敬軒君信之反動」云：

「通信以辯論爲宗，則非辯論之言，自當一  
切吐棄；乃諸君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胡  
言亂語，時見於字裏行間，其去宗旨遠矣。諸君  
此種行爲，已屢屢矣，而以四卷三號半農君覆王  
敬軒君之言，則尤爲狂妄……」（新青年五卷一  
號）

陳獨秀接獲各方批駁，乃發表「本誌罪案之  
答辯書」云：

「非難本誌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  
，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  
節），破壞舊藝術（國劇），破壞舊宗教（鬼神  
），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  
幾條罪案。」

「這幾條罪案，本誌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

是追本溯源，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爲擁護德  
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  
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  
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  
文學。……」（新青年六卷一號，民國八年一月  
版）

林紓致書北大校長蔡元培 林紓在北大

任教時，深得吳汝綸之讚賞，遂與馬其昶、姚永  
概等桐城派爲伍，爲桐城派張目。及章太炎自日  
本歸，與其弟子黃侃、朱希祖、錢玄同、周樹人  
、周作人等任教北大，與桐城派不合，林紓和馬  
其昶、姚永概均離開北大。新文學運動興起，斥  
林紓爲桐城餘孽，紓甚氣憤，曾著「論古文明白話  
之相消長」，謂「古文明白話之根柢，無古文明  
有白話！」「實則此種教法，萬無能成之理，吾  
輩已老，不能爲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辯之  
者。」及錢玄同用王敬軒化名致書於新青年，林  
紓弟子李濂堂對王敬軒站在古文明以立言，十分  
佩服，引爲知己；想訪得其人而與之訂交，到處  
打聽王敬軒其人，結果才知道是錢玄同他們故要  
花招，作弄別人。他很沉痛地說：「昔人所謂不  
信之至，欺及其友，想不到我李濂堂親見之矣。  
」不僅此也，他們又藉題發揮，大罵古文明派。林  
紓乃以衛道自任，致書於北大校長蔡元培：「大  
學爲全國師表，五常之所係屬。近者，外間謠諑  
紛集，我公必有所聞，即弟亦不無疑信，或且有  
惡乎闖草之徒，因生過激之論；不知救世之道，  
必度人所能行。頗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盡  
反常軌，侈爲不經之談，則毒劑既陳，旁有爛腸

之風；明燦宵舉，下有聚死之蟲。何則，趨甘就熱，不中其度，則未有不斃者。方今人心喪蔽，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侈奇創之談，明以誦衆：且天下唯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爲無文法之啾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爲教授矣。……乃近來尤所謂新道德者，斥父母爲自感情慾，於己無恩，此語一見之於隨園文中，僕方以爲僣於不倫，斥袁枚爲狂謬。不圖竟有用爲講學者，人頭畜鳴，辯不屑辯，置之可也。彼又云：武嬰爲聖王，卓文君爲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餘唾。卓吾有禽獸行，故發是言。李穆堂又拾其餘唾，尊嚴嵩爲忠臣。試問二李之名，學生能舉之否？同爲揆減，何若增效口舌，可悲也。大凡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位分勢力，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則惟穆罕默德左執刀而右傳教，始可如其願望。今全國父老，以子弟託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爲是……」

此書林紆寫成於八年三月十六日，三月十八日由「公言報」轉載。

### 林紆藉小說以資諷刺

林紆除致書於蔡校長外，又曾在「新申報」發表「荆生」、「妖夢」兩篇小說。「荆生」寫田其美（陳）、金心異（錢）、狄莫（胡）三人聚談於陶然亭，田生

大罵孔子，非去倫常、排斥孔子不可。狄莫以爲中國文字誤人，宜先廢文字，以白話行之。金生亦願助二人之力，三人大歡，相約爲兄弟。

荆生者，健丈夫也，住陶然亭之側。三人以荆生乃武夫，不識風雅，故漠然置之不以爲意。荆生聞三人所言，大怒指三人曰：「汝適何言？中國四千餘年，以倫紀立國，汝何爲壞之？……乃敢以禽獸之言，亂吾清聽！」以手按田生之首，足踐狄莫，金生近視，荆生取其眼鏡擲之，怕死如蝟，泥首不已。最後林紆作評，以蠶首自比，曰：「荆生良多事，可笑。余在臺灣宿某公家，畜狗二十餘，終夜有聲，余堅臥若不之聞。又居蒼霞洲上，荔枝樹巢白鷺千百，破曉作聲，余亦若無聞焉。何則，禽獸自語，與人胡涉。」

因林紆不苟流俗，被革新派早已戴上「封建遺老」、「桐城妖孽」的帽子，林紆默不與辯，故暗刺他們如禽獸，不屑與校也。「妖夢」小說，則以元緒影射北大校長蔡元培，陳垣影射陳獨秀，胡亥影射胡適，亦暗刺他們毀棄文化道德。但因隨之而來的「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林紆欲振乏力，晚年以賣文賣畫爲生，很少與外間往還。

林紆字畫，臨摹宋元大家，頗得其神趣。有一次他畫橫披一幅，兩小乞丐爭食，一乞丐得來食物，意氣洋洋自得，欲將所餘傾入鍋中，作爲下次食用。另一乞丐欲分不得，十分難過，從後拔其足使他顛倒，栩栩如生。林紆在畫上題詞：「遇食汝儘前，我拔其足汝便顛。汝遇食須顧我，汝先我食如何可！乞兒紛紛方爭食，林子過子長太息，不讓固非佳，紛爭亦何得？官場士品半如此，我今借汝作樣子。」

他的畫購者日多，每幅價在數十大洋，然爭

欲先得，紙絹滿屋，應接不暇。加上他所出書所入版稅以及稿費，歲入數萬元，當時的文人，沒有像他那樣收入之多。在他的書房內，設置兩書桌，一高及腰，立而作畫；一高如常，用來作文。作畫之餘，轉而作文；作文之餘，又去作畫，很少休息。他的同鄉陳衍叫他的書房爲「造幣廠」。可是他收入雖多，疏財仗義，助人絕不落後。

### 勢孤力薄維護傳統

林紆不通西學，未出國門，他可以說是中國過去讀書人的代表，尊重禮法，崇尚儒學，重視節義。可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各帝國主義不斷侵略，國人多已喪失自信，知識分子一方面在政治上謀獨立，一方面在思想找出路。那時的北方，對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學術思想及其著作還很少見到，用來支持民族運動的向前推進。「五四運動」提出「民主」「科學」兩口號，進而倡言「全盤西化」，以爲中華文化陳腐落伍，提出「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扔進毛坑裏去」，使一般知識青年跟著搖旗吶喊，走火入魔；以爲不滅盡倫理道德，中國永無強盛之一日，偏激之風莫可遏止。如林紆、屠敬山、張相文之流，以爲傳統文化不可廢，則被攻擊得體無完膚，什麼「不學無術，頑固胡鬧」，「保守、退化、反動」等狂吠不已，中國固有文化根基被挖掘空虛。他們所喊出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只不過是空洞的口號。雖然在政治上求獨立，在思想上却少了獨立自主的憑藉；在技術上求科學進步，却沒有完整

的科學改進方法。於是，形成了民族文化精神的喪失。民國九年，蘇俄派胡定斯基來華活動，遂使思想界分裂為衛道派、西化派、俄化派。三派分立門戶，衛道派已被打擊得軟弱無力，而西化派的民主與科學兩口號，又抵不住馬克斯的海市蜃樓引人入勝。就連西方擁有民主與科學的英、美也都抵制不住馬克斯的毒化理論，知識分子紛紛墮入其彀中，何況我西化派以空口說白話，能遏阻嗎？因此，首先喊出民主與科學的是陳獨秀，首先傾向馬克斯在中國創辦分店的也是陳獨秀，中國知識分子所蒙受的災禍可想而知了。前東南大學教授梅光迪批評說：

「彼輩以推翻古人與一切制度為職志，誣本國無文化，舊文學為死文學。放言高論，以駭衆而眩俗，然而考其實，乃為最下乘之模仿家；其所稱道，以創造於國人之前者，不過歐美一部份流行之學說，或倡於數十年前，今已視為謬陋，無人過問者。杜威、羅素，為有勢力思想家中之二人耳，而彼輩視為神明，一若歐美數千年來思想界只有此二人者。馬克斯之社會主義，久已為經濟學家所批駁，而彼輩猶尊若聖經；其言政治，則推俄國；言文學，則襲晚近之墮落派……莊周曰：『井蛙不可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彼輩於歐西文化無廣博精粹之研究，故所知既淺，

所取尤謬，以彼而輸進歐化，亦厚誣歐化矣。特國人不諳西文，未出國門。而彼等所恃者，又在幼稚之中小學生，故得以肆意猖狂，行其偽學，視通國若無人耳……」（見民國十年一月，學衡雜誌第一期）

梅光迪留學美、英，專攻西洋文學，以教英文有名，故其所論，係就其閱歷所及，故有是言。

林紓雖不出國門，不通西學，但站在固有文化立場，以衛道自任，不無可取，至今回憶起來，他雖在當時受屈，他的精神是值得稱道的。

(全文完)

###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

# 褚問鵠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二、三冊出版 合售台幣貳佰壹拾元

名作家褚問鵠女士，浙江嘉興人，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懷舊憶往，生動翔實，女性讀者，往往抱書而哭，感人之深，可以想見，要目有：童年的回憶。蠟炬成灰淚始乾。山西歷險記。從晉北到故都。重到申江更斷腸。撫孤自苦甘零落。空花到眼總無緣。道是無情却有情。「一二八」烽烟驚客夢。戎馬馳驅十五年。噩耗傳來摧肺肝。西安事變拾零。戰時的訓練工作。湖北的戰時省會。千里奔波探兒病。居然生入玉門關。綠茶紅梅相映生輝。幾時歸夢到江南。南湖烟雨憶當年。解甲歸田成一夢。母子瑣瑣細談別後。廉頗未老氣壯山河。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全書分裝叁冊合售貳佰壹拾元，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